

# D情报机关

[日] 西村京太郎 著

# D 情 报 机 关
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著

关 燕 军 译

北 京 出 版 社

**D 情报机关**
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著

关 燕 军 译

\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145,000字
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91,000

书号: 10071·406 定价: 0.58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.....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盯梢.....   | 8   |
| 第二章 D的秘密..... | 35  |
| 第三章 信.....    | 60  |
| 第四章 遗书.....   | 76  |
| 第五章 爆炸.....   | 98  |
| 第六章 进攻欧洲..... | 117 |
| 第七章 湖和游艇..... | 142 |
| 第八章 阴谋.....   | 168 |
| 第九章 解放巴黎..... | 197 |
| 尾 声.....      | 220 |

## 序

一九四四年（昭和十九年）三月十九日星期日。

由于昨夜天降大雪，东京的街道上呈现一片银白色。三月份下雪，的确是罕见的。雪一直下到将近中午，才逐渐停了下来。街上的积雪约有十五公分之厚，位于霞关的海军部的红砖大楼，也几乎被白雪覆盖了。

关谷直人来到了海军部大楼门前，他跺了跺脚上的积雪，从容地向大门走去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”卫兵将他拦住，进行盘问。

关谷瞪着眼睛望着年轻的卫兵，往常这类事是不会发生的，而关谷也并非第一次来到海军部，他几乎想要发作，忽然想到今天自己没有穿军服，而是穿的一套普通的西装。这年头西装在街上已经消失了，当然会引起卫兵的怀疑，因之受到盘问也就是理所当然了。

关谷仍然有些生气地说：“我是海军中校关谷直人，是奉命前来报到的。”

关谷从口袋里取出海军部的命令书给卫兵看了看。

“您辛苦了！”年轻的卫兵立正说道。他的话说得有些生硬，大概是应征入伍不久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实战的经验了。

关谷微笑地看了看面带稚气的年轻的卫兵，迈着大步走进了海军部的大门。

关谷是昨天收到的由军令部总长下达的命令，命令书上写着：

“三月十九日下午三时穿便服前来军令部报到。”

可以想象得出，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在等待着他。

关谷在两星期前刚从前线回来，他曾和联合舰队司令部的重要人物吵过架。他想，大概是因为此事被叫来的。但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要他穿便服？

海军部昏暗的走廊，不知为什么好像是被一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。一月卅一日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团，在马绍尔群岛中的库赛林岛登陆，二月二十五日库赛林岛失陷。由于这次战役的失利，日美战线又向日本本土推进了三百二十六英里。到目前为止，军部中央对战局始终是持乐观的态度，可是从前线回来的关谷等人，却因战事失利，心情十分沉重。他认为只有他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，才能深切地体会到与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敌人苦战的滋味。

关谷走上二楼的军令部，军令部是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海军首脑机关。军令部的总长是由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大将兼任。

关谷敲了敲总长室的门，里面响起了短促有力的命令声：“进来！”

关谷带着紧张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推门进去。宽阔的屋子里，挂着世界地图，总长岛田和身材高大的副官正站在地图前面研究着什么。

“我是前来报到的。”关谷报告说。

“请坐吧！”岛田从容地转过身来向关谷微笑地说：“关

于你吵架的事，我昨天听说了。”

“长官！我不是吵架。”关谷辩解地说。“我只是向上级申述自己的意见，我希望那些从来没有到过前线的长官们，能了解到在前线和敌人作殊死战斗的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况。”

“你是否说了一些尖刻挖苦的话？”

“我不过是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。敌人使用雷达作战，使我方的损失大幅度地增加。我希望我们的军舰早日安装上雷达，否则，今后海上作战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。另外，司令部说我们对雷达的威力过分夸大了，我是不同意的。”

“你是不是说，我们的战舰‘大和’号也是无用之物了？象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？”

“关于这些，我不想多说。我曾经参加过南方海战达三年之久，我认为今后海战的胜负，不是取决于战舰上的大炮，而是取决于飞机和雷达。如果我们失去了制空权，那么战舰‘大和’号的四十六公分大炮，也将是无用之物。这类简单的事……”

“你先等一等再说。”岛田苦笑地打断了关谷的讲话。

“司令部的官员们也是很辛苦的。我们知道在各个战舰上应该安装雷达，但那是不可能的事；飞机的重要性，我们也是了解的，但也同样不可能大批增加。”

“如果这样下去，只有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岛田以沉郁的目光注视着关谷说道。“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十分重视你的意见，而且准备尽最大努力去实现。”

“实在感谢！”关谷说。

“但是你的态度不大好啊！是不是因为你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，因此就有理由用粗暴的语言去对待别人呢？”

岛田说。“有人说应该给你处分呢！”

“我承认我错了？”

“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，假如把你这样一个有才干的军人放在一边不用，那是国家的很大损失。所以要让你去做一些工作，但不是在军舰上。”

“——”

“我们需要你去完成一项任务。你大概不会拒绝的吧？！”

“我非常高兴，不论是南边或北边，只要命令我去做，我都乐意服从的。”关谷说。

“如果既不是南边也不是北边呢？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“我们是希望你去瑞士。”

“瑞士？”关谷听了一怔，因为，这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。

“内阁也有这个意图。”岛田一边从烟盒中拿出烟来让关谷抽，一边从容地说。“你大概知道水银吧？！”

“如果是温度表里的水银，我是知道的。可是……”

“何止温度表呢，水银的用处很多嘛。它可以用于物理、化学、机械方面，又是制造炸药所不可缺少的原料；同时，它在医药方面也是很有用处的。可是在我国，只有北海道才生产少量的水银，另外，在南洋我们的占领区，也才刚刚进行开采。在战争爆发之前，我们曾计划从墨西哥购买大量的水银，可是，由于美国的阻挠，结果失败了。”



“——”

“现在除了从中立国家购买外，别无其它办法。”

“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让我去瑞士，是吗？”

“对了，正是这样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我将谢绝。”关谷激动地说。“我是一个帝国海军军人，如果让我去做买卖，我却宁愿死去。”

“你想错了。”岛田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关谷。“我们不是让你去做买卖。购买水银是我们当前急需的任务，它比击沉一艘敌舰重要得多，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的；否则，让你饱食终日无所作为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如果我什么也不会做，那还不如死掉。”关谷说。

“对啦！如果是这样，你就应该承担这个任务。”

“我现在明白了。”

“好吧！就这样吧！”岛田嘴角边露出微笑地说，“你在二十一日下午三时乘伊206号潜艇从吴港（吴港是日本著名的军港之一——译者注）出发，目的地是德国。你把它带去。”

岛田指了指桌上的两个箱子，“打开看看。”

“是！”

关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走到桌边，这时，他才注意到箱子是用硬铝做的，非常结实。箱子没有上锁，关谷刚一打开箱盖，就下意识地“啊”了一声。因为，他看到箱子里装满了金块。

“这是金子。”岛田沉着地说：“根据我国驻瑞士公使馆来的情报说，因为我们已经和许多国家没有贸易关系了，所

以，除了用国际通用的货币金子来购买水银外，别无其它途径。希望你设法把它安全地运到瑞士。两个箱子里的金块，一共有一百公斤，这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才搞到手的。在购买水银时，要与当地的我国公使馆保持密切的联系。瑞士是各国谍报人员密集的地方，因此，要注意绝对不能泄露购买水银的事，否则，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。要绝对保密，就是对我们的盟友德国，也不例外。”

“明白了。可是，当我买到水银后，怎样才能运回日本呢？”

“伊206号潜艇到达德国后，要立即返回日本。下一艘潜艇，两个月以后，才能去德国。如果你买到了水银，就立刻和我们取得联系；同时，把货物运到德国的港口。另外，你可以和我们驻德武官矢部中校联系，他会协助你工作的。”

“啊！是矢部啊！”关谷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。“要是他有他协助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是啊！你和他是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哪！”

“我和他还是坐在同一个桌子的好朋友呢！我已经有三年没有见到他了。”关谷笑逐颜开地说道。

“可是，我有一个疑问，可以提吗？”关谷试探地问道。

“没有关系，你提吧！”

“任命我这个任务，是不是和我上次与长官吵架有关？”

“有些关系，但更主要的是，我们认为你能够胜任这次的任务。另一方面，干这个工作必须会外语，因为你会德语，所以，我们也从这方面考虑选择了你。”

“可是，最近我几乎没有说过德国话，现在已经没有自信了。”

“咳！从日本到德国要走两个月，这么充分的时间，还不够你复习的？再说，有一个德国的重要人物，将乘伊 206 号潜艇回国；在艇上，你跟他多谈谈，一定会恢复得很快的。”

“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，可以吗？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通知上说，让我穿便服来报到，这是……？”

“噢，我们准备任命你为驻瑞士武官，这样可以掩盖你的身份。在瑞士没有海军，因此，你将被任命为空军武官。因为很多外国驻瑞士的空军武官，一般都是穿便服的；所以让你穿便服是为了使你早些适应当地的习惯。”

“噢！明白了。”

“今天就把金子运到吴港。你也立即出发吧！”

## 第一章 盯梢

( 1 )

三月二十一日十五点十五分。

关谷乘伊 206 号潜艇离开了日本。从日本到德国约一万五千英里，在昭南港（即新加坡一译者注）以西的地方，全是敌人的势力范围。这里经常不断地受到敌人的飞机、潜艇和海上舰艇的威胁和袭击。伊 206 号潜艇去德国之前，为了取得日德之间的联系，曾先后派出过几艘潜艇，全都失败了。

伊 206 号潜艇出发后，首先驶向马来半岛的培楠，在那里装上了许多奎宁带往德国，然后又向印度洋前进。在印度洋上，由伊 205 号潜艇给它补充了燃料，再向喜望角海面驶去。这时，因暴风雨的袭击，上甲板的一部分被破坏了，舰上的人采取了紧急措施，修补以后，又向美国的西海岸方向北上。行进中，它被阿索莱斯群岛的美国空军基地派出的前哨侦察机发现了，受到了猛烈的轰炸。于是，伊 206 号潜艇迅速潜入水底躲避。信号兵被炸死，一个油箱被炸坏了。驶到西班牙沿岸时，好容易才与德国的潜水艇相会合。随后，由德国潜艇引航，向吉尔出发。

从日本出发后，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时间，终于在五月二十一日到达了德国的军港吉尔。在进入港口时，由德国的鱼

雷艇担当扫雷任务，上空有德国六架防空战斗机的护卫。当伊 206 号潜艇行驶到浮桥时，码头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，之后就进入了潜艇的防空船坞。船坞顶部是用混凝土筑成的，它有数米之厚，即便是发生了空袭，也不用担忧。

关谷看到这样坚固的船坞，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日本的军港，象吴港、横须贺、佐世保，他认为日本没有哪一个军港在防空设备上能够和它相比。

看到了岸上的欢迎群众，挥舞着日本国旗，喊着热烈的欢呼口号，伊 206 号潜艇的船员们都纷纷走上了甲板。关谷站在甲板上，想从人群中寻找矢部，他想，矢部一定会从柏林赶来迎接他的。他寻找了许久也没有发现离别了三年的老友。难道是没有联系上吗？关谷面部流露出快快不乐的神态，心中有些不安了。正在这时，从拥挤的人群中跑来了一个戴着眼镜、身材矮小的日本男人。

“您是关谷中校吗？”矮小的男人一边端详着关谷，一边问道。

关谷点了点头，男人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给关谷看：

“我是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叫铃木，是来迎接您的。”

“矢部呢？他没有来吗？”关谷问道。

“噢，关于矢部武官的事，咱们以后再谈吧。”铃木巧妙地引开了话题。“现在的情况是，由于昨天的轰炸，通往柏林的几条公路都被炸坏了，汽车不能通行；因此，除了乘坐火车外，没有其它办法。”

铃木看了看表说：“到柏林去的火车就要开车了。”

“噢！走吧！”关谷说。

这时，欢迎仪式开始了，一些穿着漂亮服装的德国妇女，正在向排列在码头上的伊 206 号潜艇的船员们献花。关谷走到面带腼腆笑容的舰长身旁，和他告别之后，便与铃木二人各自提起一个十分沉重的箱子离开了码头。

关谷边走边问铃木道：“你知道我来的目的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只是奉了大使的命令来接您的。”

关谷心想，大使也在保密呢。

他们走出军港，进入了吉尔市区，被轰炸过的残垣断壁，不断地投入关谷的眼帘。瓦砾成堆，几乎所有的高楼大厦全部被炸毁了。

“炸得真厉害啊！”关谷不由得皱着眉头说道。

“这还算好的呢。”铃木提着沉重的箱子边走边说道。

他似乎对这里的一切已经司空见惯。“今天由于日本的潜艇进港，德国政府已经动员了人们来打扫过了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！”

关谷感到有些困惑，关于英美空军对德国各个城市愈来愈猛烈地轰炸，他是早有所闻的。然而，他过去所听到德国官方的消息，总是说，尽管英美空军对德国进行狂轰滥炸，但德国是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的。因此，德国受到的破坏是极其轻微的，而英美空军在轰炸中，反而受到如何如何地重创等等。对于这类报导，他曾经深信不疑。但此刻呈现在关谷眼前的吉尔市，和关谷想象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德国，似乎有了出入。这里几乎没有一栋楼房是完整的，断壁残垣、炸弯了的钢筋铁筋，到处都是，简直就象是一个坟场。关谷不禁想起那些失去房屋和家庭的市民们，他们现在到底住在哪里呢？

车站也被破坏了，在弹痕累累的屋顶下面，停着六辆列车，检票口站着几个带着印有 PSP 袖章的持枪士兵，整个情景是萧条的，全市似乎都在戒严。

“说话要小心啊！据说有敌方的间谍潜入进来了。”铃木提醒关谷说：“日本有句话：隔墙有耳、隔窗有眼。你看，到处都是防谍标语。”

“怎么？在德国也有间谍打进来？”

“不清楚。听说是有的。”

关谷不由得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，初次来到欧洲的关谷，他还无法辨别出德国人、法国人，也弄不清谁是英国人，谁是美国人。

铃木买了去柏林的车票，他们随即上了火车。车开动之后，关谷向铃木问道：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矢部为什么不来接我？”

“矢部武官……”铃木停顿了一下，小声地咳嗽了几声说道：“他死了。”

“他死了？”关谷吃惊地看着对方瘦小的面孔，他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矢部在海军士官学校一直是高才生，是他最亲密的朋友，他象哥哥一样地尊重他，关谷绝不能相信，象这样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人会轻易死去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死的？”

“一个星期以前。”

“是在空袭时被炸死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死于事故。”

“死于事故？真是不可理解，他不象是一个会出事故的人。”

“但是，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这事真令人费解，难道他不是~~在柏林死的~~吗？”

“不，是在瑞士死的。”

“为什么会在瑞士死的呢？”

“矢部武官在半个月前到瑞士去休假。一个星期之前，我们接到通知说，在罗藏努附近的莱蒙湖畔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据瑞士警察当局说，他是死于事故；在瑞士的日本大使馆也证实了这一点，他是淹死的。”

“是淹死的？”关谷的面部更加显得阴沉了。他想，海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是在太平洋的狂风巨浪中锻炼过的，游泳技术无疑是高超的，这样的人怎么会淹死在湖里呢？“太奇怪了。”关谷一边摇着头，一边说道。

突然间，列车停下了，沉郁的警报声在关谷耳边响了起来。

“是空袭！”铃木急促地说。

这时，车上的德国人争先恐后地挤到车门旁边，关谷也提起箱子站了起来。这是他到德国后，第一次碰到空袭，他并不感到恐惧，因为他在南洋群岛海面作战时，已经遭遇过无数次炮火的袭击，他所乘的巡洋舰，也被美国舰载机炸沉过，当时他还负了伤，至今伤痕还留在身上呢。

关谷是最后一个下的车，他看到年轻的铃木书记官紧张得脸色都苍白了。



列车在田野中停了下来，乘客迅速地跑向附近的森林。

“别靠近列车，那是危险的。我们也到森林中去躲一躲吧！”铃木说道。

“你等一等。”关谷把箱子放在旁边，看着西边的天空。此刻，夕阳西下，天空被染成一片红色。他看到西边天空远处象牛虻一样的一群黑点，逐渐变成了较大的黑团向他们靠近，愈来愈看得清楚了。

“好厉害！”关谷说道。“大概有五百……不，足有一千架飞机。”

“咱们要是不赶快躲避就……”

“沉着点。不要让别人小瞧了我们，要有日本男子汉的气概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关系。”关谷看了看铃木苍白的脸笑着说道。“现在它们改变了方向，往北飞去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你好好看看，如果这群黑点向这边飞来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闪闪的亮光了。它们确实已向北方飞去了。”关谷非常自信地说。铃木以不安的心情疑惑地注视着北边的天空。

正象关谷预料的那样，轰炸机群向北飞去，逐渐地消声匿迹了。

“那个方向是什么地方？”关谷问道。

“是吉尔。”

“是啊？！”关谷心情沉重地说。他忽然想起了在码头上